

表现主义先驱蒙克述评

李维琨

表现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首先在德国兴起的一个文艺流派。它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领域都有较广泛的流行。由于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它们描写当时日益丑恶、解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观地表现和发泄自己的情感及病态的恐惧。美术上表现派的出现，是由于醉心于光色分析研究的印象画派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肤浅而趋衰弱，以塞尚、凡·高、高更为代表的后期印象派实际上已在探索一个新的绘画领域，无论是他们的静物画或者人物画，都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其中，凡·高的作品显著的激情表露，给后来的表现派艺术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挪威著名画家蒙克 (Edvard Munch, 1863—1944)，被人们称为表现派美术的先驱。了解和研究他的艺术，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派绘画的一些特点。

蒙克出生于挪威莱登，他父亲是个医生，自动家境贫穷，常跟父亲在奥斯陆贫民区行医。十七岁由伯母供养进入国立工艺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刻。早年创作受挪威自然主义文艺的影响，后来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跟印象派、象征派美术家交往。以后长期往在德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数 1888—1918 年三十年间构思绘制的《生活的

画卷》最为著名(包括《呼喊》、《嫉妒》、《吸血鬼》、《声》、《吻》、《抹大拉》等多幅组画未全部完成)。他的画，题材取自现实生活，主观感情强烈，继后期印象派之后，开辟了潜意识领域的表现。他的画，跟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同样受到现代欧洲普遍的重视和推崇。

描绘资本主义病态社会的阴暗面，揭示出受压迫人们的心灵，这是蒙克艺术作品的一个特色。它是跟艺术家本人坎坷的身世和不幸的家庭遭遇分不开的。他还年幼时，母亲、姐姐和弟弟先后去世，一个妹妹又患精神病，“疾病和死亡的阴云一直笼罩着我家，我们无力将它们驱逐出去……这对我的艺术有着决定意义”^①——在谈到跟易卜生戏剧的因缘时他讲到这点。随父亲出诊的耳濡目染，整个金元世界对人的威逼给他以强烈的刺激，艺术家以自己特有形与色，塑造了处于孤独、恐惧、忧虑和疾愤中的各种人物，用充满怜悯和同情的笔调，描绘了穷人的贫困、疾病和死亡，作于 1886 年的油画《病娃》，可看作是了解他艺术思想的一把钥匙。

昏惨的光影下，孱弱的患病女孩坐在病榻，身旁是疲惫已极垂头磕睡的看护者，所有的药物只是前景摆着一个大水瓶。青灰凄凉的色调映衬出无援的呻吟。这个情景蒙克是有切肤之感的。当模特儿的 11 岁姑娘是蒙

克随父亲到她家出诊时被看中的。艺术家后来回忆道：“我想画的，正是初次见到时那个即逝的印象：苍白的皮肤，颤抖的嘴唇和战栗的双手。一下子就得到那个画面，以后，就不断地画草图、上颜色，一遍又一遍地试着画出脑中的第一印象。”^②

《病娃》以其深沉的笔调，富有感染力的概括，胜过了北欧同时期的许多同题材作品。以后，在1896、1906、1907、1926年他又多次以同样构图反复绘成油画和版画，他说：“我奋斗了整整一年多的画面和主题，光用一幅画是远远不能了结的——当你发现那么多画家在不住地画些苹果、棕榈树、教堂的尖塔和干草堆时，为何我倒不该把对我说来是如此重要的题材反复地画呢？”^③集有亲身体验的画幅是艺术家极其珍贵的，之所以后来他把《生活的画卷》称为自己“生平遭遇的倾诉”，可能也因为它包含着艺术家的真实感情吧。蒙克创作，特别重视本人的感受和“内心体验”，他有句话：“真正熟知内情要比作品产生时仅有的一点外界作用——你可称之为助产师对婴孩的作用——更有助于理解。几乎任何画家都没象我这样体验过自己的主题，甚至是最痛苦的呼喊。”^④他的《病娃》、《死亡之屋》、《忧虑》、《生命之舞》等许多画面，都是日常能见到的情景，它们既不同于印象派画家如莫奈、雷诺阿等人忠实于表面真实的记录，又有别于象征派画家如波克林、克林格尔那种借助神话或者梦幻所表达的冰冷的寓意。蒙克的画，题材来自现实生活，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内容，渗透着艺术家与受压迫者息息相通的爱憎。

动乱不安的现代社会、彼此倾轧的人与人关系，加上朝不虑夕的生活，使艺术家极易接受当时流行的各种神秘学说，养成敏感孤僻，偏爱静思默想的性格。1905年，蒙克在德国，被德累斯顿第一个表现主义艺术团体《桥社》推为首领。他们宣称要在画面和色彩

上采取强烈的个性表现，不在一般形式上再现自然，而更多地专注于自我情感的表现。本来，“在自然中并不存在一种单纯的情感，每一种情感都同时伴随着无数其他情感，其中最微细的一种也会完全改变那头一种情感，以至例外之外又有例外，(莱辛语)”^⑤。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使人的情感形成更复杂的情形，表现派艺术追求对人的潜意识情感的表现，这必然使蒙克更多地在造型语言上下功夫，去找超乎寻常的手法进行表现。

色彩，是蒙克表现潜意识各种情感的主要语言。很久以来，他在捕捉对象的“第一印象”和自己有深刻记忆的体验时，发现从疾逝而过的印象中，可以得到比实际感受更多的东西，他称之为“先兆”。他特别注意颜色给人的“先兆”，他说：“色彩也象香味一样，具有明显强烈可感的瞬息先兆”，比如“眼光停留在弹子房的绿呢毯上，能觉察上面布满着一层红色薄雾。又如，清晨从暗寂的卧室跨出，所见的每件物器都闪着蓝光，连最暗的阴影也是如此”。艺术家企图把握这种虚幻不定的感觉，力求运用颜色来表现，以抒发隐蔽而迷离的情感，唤起观者的联想。因此，他的作品使用的色彩，强调的是揭示出潜在意识对人们的震惊，大都舍弃了中间色调，直接用对比强烈的色块，如那幅斑斑血迹的害人场面（《吸血鬼》）、那个浓褐暮色包围下，徘徊路旁的画家老年自画像，连那幅奥斯陆大学礼堂所作的壁画《太阳》，放射着神经质的光芒，艺术家用的是偏冷的柠檬黄，粉绿，普鲁士蓝，很难感到温暖之意，……如同表现派音乐作品以尖锐的不协和音作为基调来发泄内心的感受相似，蒙克以近似原色的色块涂抹挥洒，记录了自己内心的激情。有人以表现主义是由内向外的表现(Ex-Pression)；印象主义却是由外到内的印象(Im-pression)来区分两者的不同，这是有道理的。印象派画家笔下的色彩，是光线的附庸，有些是表面世界的炫耀，有些

甚至是对现实社会的粉饰，蒙克的色彩，却象一颗扭曲的心灵在哀号。

1893年，蒙克在柏林展出了他的首批《生活的画卷》之后，就同斯特林堡(Strindberg, 1849—1912, 瑞典剧作家)、普赞巴兹斯基(Przybyszewski, 波兰作家)等一批热衷心理—生理学研究的作家、画家和医学工作者密切交往，尝试着把心理学知识应用到文艺创作上来。蒙克跟他们在一起，探索人脑中“联觉”(Synaesthesia, 心理学名词, 比如指听到某种声音而产生的某种色彩感觉)存在的可能，试验着各种新的表现手法。

当时，脑网络神经学研究发现，一旦兴奋讯号传入中枢神经，神经元的纤维立刻通过网络导入人体反应器，此时，神经纤维就形成一种脉动着的线条。蒙克对《生活的画卷》组画中的《呼喊》，就运用这种脉动着的线条，试图唤起已逝的情感。《呼喊》画面前景，双手捂耳人的脸由于痛苦地狂叫而变形了，天空中密集的旋涡状云层和随地平线远去的脉动状线条格外引人注目，仿佛有一阵巨大的哭喊穿过大地——颤抖的天地加剧了畏惧神情，艺术家在画的一根红条纹上用铅笔写着：“只有临近疯狂的人才画得出来。”^⑥呼喊人背后是两个与他毫不相干的游人，暗示出对畸形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愤慨。

类似的表现，在《青春期》和其他作品中也可见一斑。《青春期》的少女端坐着的身后，巨大的阴影犹如吞食生灵的猛兽，恍惚阴森的景象征着恐怖的生活前景。艺术家强调用形象直接诉诸感官，抛弃了传统绘画中严谨的写实手法及和谐的色彩，形成了寓有表现力的独特风格。这是建立在本人对事物的亲身感受和对人们心理活动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摒弃蒙克理论上过多强调主观意识及一些神秘、晦涩因素，他选取构图和运用色彩的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生活的画卷》及其他一系列画上，蒙克那些呼喊、恐惧、忧虑、绝望的人物确会令

人产生一阵寒悚，有个德国评论家说，蒙克笔下都是现实里绝望的人物，“他们为着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原因忙碌着”，艺术家的画“表露出顽固的动物性，是让人们随着动物的足迹回到动物状态去。”^①我们联想起西方荒诞剧作家的一些作品，他们设计出堆满舞台的道具来表示过份的物质对人创造力束缚，演员满台念着毫不连贯的台词来说明社会理性的颠倒，等等。同蒙克的表现手法一样，完全是由其特定的内容所决定的。蒙克所表现的，是一个非理性化的病态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首先破坏了人性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的畸形跟人的异化，他的画，是心灵处于压抑，不满现实又企图叫抗争情形下，一种较强主观情感的自我表现。由于这些画的题材和艺术家的情感产生于他所在的环境，这种表现也必然反映出这个环境的一定面貌来。在有些情况下，由于没有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在这些对现实困惑、抗争或者陷入自我矛盾的精神世界后面，往往包含着对进步和人道的不明确的憧憬。各种反传统的艺术手法，是现代派艺术的一个突出现象，我们应当加以具体分析，辨别其优劣、高低、文野，取其之长为我所用，切勿一律斥为“腐朽”、“荒谬”就完事。

蒙克出于他对人生的悲观，看不到病态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的根源，不少揭露资本主义黑暗面的画，如《生命之舞》、《吸血鬼》……就触及不到阶级的实质，因此，他的作品透露出较浓厚的空虚和没落之感。

注：

①②④ 见1971年 慕尼黑《蒙克绘画展览目录》。

③ 卡拉·莱特：《爱德华·蒙克及心理自然主义观》。

⑤ 雷德华、海勒：《爱德华·蒙克“呼喊”，1973，伦敦。

⑥ 查特、杜波莱：《关于蒙克的“嫉妒”》，1919。